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第一五九二號　原名：抗戰日報　社址：山西興縣

通知

糧草票證公糧年度一年一換，從四七年十一月一日起啓用新製糧草票支付公糧、公草，同時舊糧草票一律停止使用，不准再向各級地方政府兌用糧草，倘有各機關部隊未領四八年度糧草票者，希速前來領取，並發所屬按時啓用。特此通知。

財政處

李銀生同志：

現年二十九歲，臨縣潘門村人。自去年五月間由河北邯鄲縣陳城七里之東小屯村給延安裕豐油坊解樹弘來信以後，再無音信。見報後，很快給家中去信，如有知其下落者，請告知我，感謝萬分。我現在晉綏軍政幹部學校工作。

趙成山

冀察熱遼我軍發展攻勢

一舉殲滅蔣匪兩個師

初步統計斃傷俘敵七千餘繳砲數十門

（新華社東北前綫二十五日急電）冀察熱遼人民解放軍於殲敵九十三軍暫編二十二師及暫五十師後，繼續發展攻勢，將由錦州增援之敵四十九軍七十九師、一零五師（各缺一個團）及軍直屬隊包圍於錦西以西七十里之楊杖子地區，自二十一日十三時起至二十二日二十時，激戰兩晝夜，將敵一舉殲滅。初步統計，斃傷敵千餘人，俘敵六千餘人，繳獲各種砲數十門，輕重機槍二百餘挺。按該敵四十九軍即整編四十九師，原係東北軍，八月下旬自蘇北調援東北後，改稱爲軍，其下轄七十九、廿六、一零五三個師。該軍去年七月中旬在蘇北如皋戰役中，曾被我蘇北人民解放軍全部殲滅，軍長王鐵漢被俘後潛逃，副軍長王克俊則被我擊斃，此次乃係補充後第二次被殲。

河曲夏營村

群衆教育群衆提高覺悟　自動控制地主財物

（河曲訊）夏營村貧苦羣衆，從揭發地主轉移財物和浪費行爲中，自己教育自己提高了階級覺悟，自動起來控制了地主的行動和財物。該村貧僱農座談解決口糧困難時，貧農王竹海提出「惡霸地主任源、孫安鎮，餐餐吃白麵，夜晚還往用個衣服後食，咱們農民團結起來，向他們追回倒出去的東西，不讓他狗日的浪費，這解決不了咱們的困難嗎？」退伍軍人王命裕說：「咱幹部羣衆覺悟不夠，地主宰豬殺羊搬東西，咱想也上沒有認識地主東西是剝削咱們農民的，這還是大家的。劉中隊長王忠義看見地主揹上包袱出門也不管，前幾天地主大旺、安千子殺了三口豬，最近任源等幾家地主又在夜晚殺羊，不給牲口割草，眾割的喂了一畝多青苗，我們再不管地主把青苗就哄完了。地主不獻發，只燒門窗、椽檩。」這些事實警惕了大家，一致意見，要將地主倒出去的東西追回來，由保管委員會保管。地主破壞青苗的行爲，除分配他的青苗外，不受到羣衆處分。」貧僱農座談會的這些意見，又拿到羣衆中去吵嚷了兩三天，又召開了擴大座談會（包括中農）討論，會上羣衆揭發了地主陰謀欺騙手段，如貧農呂昌漢在會上說：「好狗日的地主們，雖換他們誰吃虧。六月間地主王在用老婆們在我家麥子三大石多，當時那狗日的對我說：『我知道你是個老好人，不會給別人說的，你要沒吃的，給你吃一小斗米，你給咱看的，總不能虧你。』後來地主把麥子全拿走了，丟下幾低子給了我們，已經不能吃了。咱受了地主騙，家中沒吃的，也不敢動人家一升。咱困爲沒吃的，家賓和我吵架，我上過吊，農會濟變了借給我十七斤小米，才救了我全家的命，我慢慢回想起來，地主才是咱的仇人。」中農伍丑邦也感動的說：「地主任源放到我家一大堆衣服，當時我不放，那狗日的說：『你放下吧，將來我給你分一半。』那一天又拿來我家一床被子，對我說：『你多老婆說吧。』不說老婆我不氣，我小時得殺不了主，聽上他孫子挑撥說，把我十三歲的宜蔡姑娘賣了，吃喝了我們十二元白洋，害得我現在牛犢子，娶不過老婆。這幾日又收買我，七月十五，給我送去一斤白麵，對我說你度好了。狗日的不而事，心在我肚裏，我還不記得！直到如今，東西放在咱家，和放到咱農會保管要一樣。」接着中農王登勳說：「我家還放着地主兩件衣服。」中農王二各換也說：「我家也放着地主的兩床被子。」中農孫佳山要提出地主孫安鎮把布鞋、襪、錢、綫食上幾石，白洋衣服等都藏在五花賊。羣衆從揭發地主轉移和浪費財物中，自己教育了自己。貧農王三秃說：「咱才斗對：咱農民團結成一條心，不要上他狗日的當，他饒起頭個落島，移到那裏，我們自動保明交出，他有甚辦法。」接着羣衆鬥爭地主任源、孫安鎮，問他倆蓄破壞青苗，轉移財產，大吃二喝浪費。鬥爭後羣衆決定追回地主轉移的糧食財物，選出保管委員會保存；同時地主家裏現存的東西，也都點過數目，由羣衆保管起來；地主的青苗由貧僱農小組收割，打下的糧食也由保管委員會保管，等在土地改革中統一分配。十六戶口困難的，按貧苦程度，也得到解決。對今後管制地主，羣衆討論出如下辦法：（一）農民互相保證不窩藏地主惡霸及一切鬥爭對象的財物，大家負責互相監督，清查戶口，留宿會報。（二）地主出門要經貧僱農小組批准，村公所不能給開路條。（三）調查地主轉移東西的地點，隨時發現隨時追回。（四）分工負責，[illegible]男女監視地主行動。（寶英成、金鵬璜）

寧武岢嵐六十餘自然村

雹災打毀田禾兩萬垧

縣上派工作團前往慰問組織搶救

（寧武訊）（遲到）九月九日下午，本縣三區第六次遭遇奇重雹災。冰雹大的如雞蛋，急下一點多鐘，受災最重的村莊，如李家山、張家溝、馬隆村、支家溝等十六個自然村，地面冰雹堆積五寸至二尺之厚，胡家塌兩天猶未消完；輕的，如大塔溝、三濟等十四個自然村，則有三寸至四寸厚。此次受災村莊，共三十個自然村，損失未收割的莊禾一萬一千一百九十垧，損失糧食約二千五百六十石，山洪暴發，北屯牛圈村幾全部淹沒。縣上聞知，特派工作團前去慰問，並鼓動羣衆搶救，現羣衆正積極收拾打掉的田禾，頭馬營貧農陳廷富全家出動扭打掉的糜子，一天每人能搶二、三升，有的把打毀的收拾好，開始擇好燕籽，或到山裏打短，賺些糧食，準備收各種穀物穗皮草籽，收集起來和蕎麥配合，磨成雜麵充飢。（王子仁）

（岢嵐訊）二、四、五區於本月十、十一兩日，又連遭兩次冰雹襲擊，受災村莊：有二區的四約峪、大倫溝、甘欽、石家會，四區的劉家灣，五區之四會、新民等七個行政村，共三十五個自然村，計打毀田苗九千九百七十一垧，其中全無收成的有三千六百二十五垧，能收半數的有四千餘垧，以峪龍、宋家塞等十三個自然村受災最重，峪龍的羊群正在地裏吃草，未及躲避，七隻被打死，八隻被水推死。中農陳根有趕着二條牛回家，涉水至河心亦被推走，一條死在石家會河灘，一條死在灣村五里的下虎灣。此次災情發生後，縣區領導上立即派幹部分赴各村慰問，幫助設法偷墊，組織婦女兒童拔年蓬、灑苦菜、採色藥。現峪龍每天平均有四十來個人到地裏拔年蓬、打草籽，頭二天就打下公斗二石三斗籽，後西約峪已打下十來石，西溝中農王仲一家就打下三石九斗，劉村採色藥熬出苦子一千六百斤，每斤值幾幣七千元，共換下小米十二石，還打下山桃、山杏等三石七斗，每斗可熬五斤油，共可熬油一百八十五斤，甘欽正溝已掏下野洋山藥二千六百斤，其他村子如後由家灣，採色藥熬籽子，已熬下二百斤。此外，並抽勞動力一部組織扎工小組，到灌受災村子扎工賺口食。此次受災特別重的有四十四戶，縣府劉正基副專署、行署設法救濟中。（王澂章）

× × ×

左雲傅匪暴行

姦淫搶刦行同野獸

（新華社綏蒙訊）左雲敵瘋狂「清剿」，所到之處姦淫婦女搶劫抓人。八月初黃土溝會先後遭敵三次「清剿」，共殺死羊八十餘隻，各家衆運糧食內均扔進大量骨頭鵝社等雜物，水井內拉屎撒尿，鍋灶傢具大部被破壞完了。婦女幾全遭姦淫，某家媳婦兩遭十四個野獸輪姦，一個七三歲小姑娘也被強姦，並搶去牛擎二十多頭，抓走老鄉二十四人。八月中旬馬家阿敵人到馬口村，將一個十八歲閨女，輪姦得至今不能下炕。傅匪此種獸性暴行，更激起羣衆的反抗，現沿左雲至豐鎮大路村莊，羣衆日夜監視敵人，村與村間均有聯絡，一村發現敵情，週圍即很快通知進行堅壁清野。（重提）

五寨東秀莊

實行行政村統一分配果實

解決了各村貧苦農民土地要求，增强了各村間的團結

（五寨訊）東秀莊行政村土地改革中，因以行政村爲單位，實行了統一分配鬥爭果實，不僅使全行政村貧苦農民之土地要求得到解決，且增强了「天下農民一家人」思想，使各村間農民之團結更加密切。在該村土地改革開始不久後的各自然村農民代表會議上，就提出了全行政村「統一分配鬥爭果實」的口號，後經各自然村農會討論，均得一致同意，後來各自然村，將向地主清算回之土地、糧食及一切財物，都報告了行政村農會，土地有富餘的村莊，就將其多餘部份，分配給土地缺少的鄰村。如東秀莊自然村經過農民討論一致同意，分給楊可莊合計三十石播產之土地五十垧，使楊可莊貧僱農之土地要求，得到必要的解決。楊可莊羣衆特爲此事，寫信給東秀莊農會，深表謝意，並申述今後更加親密團結之願望，信中有這樣的話句：「……你村把鬥爭回來的土地，轉贈給我村，使我村沒地少地的人，都有了足夠種的地，咱受苦人關心受苦人，我全村農民都感謝你們，以後咱全行政村的農民一定要團結的好好的，執行農會的一切決定，消滅地主，支援前綫，加緊生產，大家一齊翻身。」（雨）

青島三美軍滔天暴行

輪姦我女同胞瀕死

美憲兵妄圖以美元二十元了結此案

（新華社陝北二十五日電）美帝國主義軍事法庭在南京宣判殺人犯美軍濫芬居無罪的次日，青島又發生了三美軍輪姦我國女同胞瀕死的獸行。據合衆社北平二十四日電引當地報紙青島專電稱：年僅十七歲的張邵蕾（譯音）女士，二十日深夜在街上被美軍陸戰隊三人强行輪姦，警察發現時，被害者已陷入半死昏迷狀態，口上滿塞制止呼喊的布塊。事件發生後，美海軍陸戰隊憲兵曾强迫受害者接受美金二十元，妄圖以此種侮辱中國同胞之行爲，了結此慘案。北平各報已以頭條新聞位置，刊載此一慘絕人寰的美軍暴行消息。

朔縣曹沙會、前留城羣衆
不容奸霸地主破壞土改
三百多群衆開大會公審曹逆善文

（朔縣訊）朔縣三區曹沙會、前留城兩村羣衆，於九月十二日聯合公審組織地主逃跑，破壞土地改革之曹逆善文。曹善文係曹沙會村的地主，日寇佔領期間，依附敵人，充當偽村警六年；對羣衆敲詐勒索，無所不爲。舊偽要雜發和派工，逼走貧苦羣衆曹獻德、曹繼、曹和、趙用、趙有、曹尙德等八家。曹獻德全家被逼走後，生活無着，貧病交加，一家三口餓死於井子窯。曹和的媳婦被逼死在廟子溝，趙德的女人亦被逼死在張家營。中農曹占標，得半身不遂病，曹逆卻騙迫他去大營[illegible]從此病勢加重而死。去年七月我軍解放朔縣後，曹善文又和地主曹得才共同篡奪村政權，曹善文又和地主曹馨才爲主任代表，曹善文則充當其爪牙，包庇地主，欺騙羣衆，以派担架名義，敲詐曹英秀子一石、吳潤白洋一元；今年正月羣衆鬥爭大地主劉賓保時，曹善文竟假借區幹部田豐（助理員）名義，從中敲詐白洋三十元，又騙口要軍火費等，從中貪汚白洋八十七元，地主曹奎（曹善文的伯父）拖欠公糧五百斤，曹善文竟私自吞食了三百斤，免徵了二百斤。今年三月，土地改革初期，曹善文又大肆破壞組織地主逃跑到閻匪區。到四月中前後四次組織逃跑地主龐某和高學忠的兩個兒子，油房圍地主魏六保，城內大地主龐密婦兒子（此人已被我扣押）和前留城村地主呂釗，曹沙會大地主曹博三等十四人；後又勾同漢奸吳拴子（原在我山觀支隊當戰士，後潛逃回家，流氓）又組織走四批地主，計有曹沙會曹富遠、曹幹全、曹繼遠、曹洪小，城內李璋、高寶山等八人。共計前後逃走地主八批三十二人，均逃至大同、懷仁閻偽區。這些罪惡行爲，激起了曹沙會、前留城兩村羣衆的憤恨，召開聯合羣衆大會，揭發控訴和公審。會上，曹逆供認不諱，與會三百餘羣衆一致要求處以死刑，民主政府當即接受人民要求，將曹逆處決，並佈告全境。（胡海、介軍）

不要和地主女人結婚
貧農靳性娶、喬喜都上了當

（新華社綏蒙廿日電）貧苦農民和地主女人結婚，因而上當遭害，應引起羣衆及各地幹部注意。平魯一區店坪村貧農靳性娶，家中四口人，因沒人做飯，於是娶了地主寡婦王挺明女人，渡過半個月，在推磨時地主女人就用尿來和麵，靳性發覺後，馬上將她趕出門外。西市村僱農喬喜，三十多歲沒娶女人，此次地主寡婦趙福的女人改嫁，喬喜就娶過來，還帶兩個娃娃。地主女人一到喬家，每天只吃不動，喬喜分果實時，分下的一塊地，連自己五十歲的老母親也輪不上餬，就被這地主女人霸佔種了，還嫌不舒服，隨時罵人。這女人曾和警察混過，染了一身「楊梅病」，也給喬喜染上了。（趙新民）

崞縣段家堡
村長原是狗腿
被群衆撤了職

（崞縣訊）段家堡行政村村長楊柳狗（中農）包庇其三叔父楊銀富（富農）及地主曹五爲，已被羣衆撤職。其所貪汚款限期退出。土地改革中，他以「一流子特務頭子」爲藉口，威脅正直羣衆，要向其三叔父清算的羣衆，並包庇其三叔抗交公糧。今春調劑土地時，他不在村，羣衆向其三叔翻出了四畝地，分給貧農孫新有，此後都已鋤過一次，他回村後，即向孫新有奪回土地歸其叔父。清算地主曹五爲時，他在會上給地主出力包庇，向羣衆說：「出上一百元白洋、六間房就行了。我負責任。」當分選果實時，他決佈羣衆，說什麼「窮鬼沒福氣」，住人家高房院。」仍讓地主住着。楊蝴狗甚至欺侮抗屬，派貧苦抗屬楊春卿與楊萬新的房給自[illegible]已經撤職。（曾萬、玉寶）

山陰西溝村群衆
幫助獨身漢成家立業

（山陰訊）五區西溝村羣衆幫助貧苦烈士的兄弟賈二林結婚。賈二林是個僱工，幼喪父母，只有兄弟兩人，種地七八畝，長年給人放羊。他的哥哥賈炳於四五年冬自動參軍，在去年某次戰鬥中犧牲了。家中只有他一人，生活貧困，今年二十六歲，這次土地改革中，他分到十五畝好地及很多衣服等財物後，大革村一個女人願和他結婚，但他沒有錢辦婚禮。在該村工作的區幹部便和農會幹部羣衆商量，大家同意將公存款內借給他一些錢，幫助他完婚，並決定把分配餘下的土地，再分給他十畝，使他能生產建家。（白玉宣）

「你原來也沒有跑遠！」
方山樂家塔漢奸地主王聘賢
逃走後終被扣獲

（方山訊）樂家塔漢奸特務地主王聘賢逃跑後，經羣衆徹底捕捉，終於就擒。王某因得公安局警法員薛廷錫頂先告了消息，於陰曆六月十九日逃跑，廿三日晚，村長曹文亮等在水溝里（距樂家塔十里）捕捉，王某竟敢抵抗，將主付長頭部打傷，趁機逃脫，逃往臨縣[illegible]站，[illegible]在石[illegible]亡地主，確見他老家的相識王德貴，王德貴因帶有二元白洋，被區公所查出沒收，隨即給沒收證，王聘賢即一路上以此充當路條，企圖逃往陝西吳堡山頭村（他的老家）隱藏，但因渡口不通，又聽到他本家嫂嫂由陝西逃難過來，住在磧口馬家灣村，遂去該處隱藏，又日後怕暴露，又在王德貴幫助下，騙得山頭村鄉政府路條一紙，另找地方隱藏，行至[illegible]王溝，經民兵盤問，發現白紙路條，蓋印不真，行跡可疑，乃進行檢查。在衣服補釘內拆出王德貴的路條及沒收證，遂送往臨縣公安局轉來方山。樂家塔羣衆見捉回了王聘賢，非常高興，諷刺地說：「你原來也沒有跑遠！」現正準備清算復仇。（塔芳）

— × × —

偏關劉家溝民兵羣衆
扣住五寨兩個地主

（偏關訊）五寨梁家坪地主池潤、地主科和海、子界地主李生金、瑞，圖週避羣衆清算，七月二十三日行經偏關一區劉家溝，往口外潛逃。當時在地裏割草的民兵李路福、李毛小和羣衆李存常等人，見他們行蹤鬼祟，遂上前盤問來由，該二人見勢不妙，拔尾飛跑，民兵們追上去，約追了三四里路，才把他們扣住。這時地主又掏出七千元農鈔、米收買李存常、李在全，並哀求釋放。羣衆不受利誘，不客氣的把他們押起來。隨身還檢出二十五元白洋，現已送回原處羣衆處理。（賈有旭、交、細志常）

寧武頭馬營
公審漢奸郭萬有
郭逆曾殺害我軍民多人

（寧武訊）頭馬營羣衆[illegible]公審漢奸郭萬有。郭逆爲[illegible]神堂溝人，三十一年參加偽[illegible]警備隊一班，充任班長，駐防頭馬營一帶，三十四年[illegible]中，就搶去[illegible]三十餘擔，[illegible]元、羣衆白洋三百兩元、糧食十[illegible]、衣物及日用品等不計其數。此外，被他殺死的民兵有警衛連李樹林、武工隊會員林[illegible]、郭沙仁、張閏海、王二有、[illegible]、張家半溝民兵葛才元等人，被他打殘的，計有[illegible]陳家半溝居民[illegible]等人，被他姦淫的女人之多，[illegible]。[illegible]城被我解放後，才投降，我回來後，該逆潛逃樂峙，後又由樂峙逃回神堂溝潛住，被羣衆查出交政府管押。本月九日羣衆始將該逆公審，到會羣衆共三百餘人，解放戰士十八百餘人，羣衆公審後，即將該逆當場鎗斃。（胡映璋）

簡訊

崞縣五區紅池行政村，調劑八畝半給十六戶貧僱農，[illegible]。現在已調撥給五戶貧僱農窯地二十一畝、荒地三十一畝。貧農賈卯等二人已調劑到三垧中，計劃將六十五畝地全部調過。（郝常勝、張波濤）

混入代縣税局破壞税收
地主孟紅、張文官等
税局幹部會上已將他們清洗並追回竊取的款項

（代縣訊）代縣税局幹部會，洗刷了孟紅、張文官等地主奸商份子。驗票員孟紅，係五台陽泊村大地主，混入税局是爲了躲兵及保護其家庭財産。土地改革中，他故意破壞税收工作，包庇商人少報畜税，據不完全統計，僅七月份牲畜交易税即損失三分之一，他又竊取公款二萬元，散佈破壞謠言，打擊工作積極的新幹部。地主張文官和趙泉，在太和嶺口卡子上工作時，勾通跑大同的奸商做違禁生意。和二流子出身的緝私員閆有全，共同竊取查獲奸商的三條市布褲子及七尺市布。在畜税上假造牙子名字，貪汚牛佣，共竊取一萬二千元。七月份領導上發覺這一問題後，即派幹部到税務部門工作，八月間更吸收了貧僱農出身的同志參加緝私小組。此次幹部會上，當將地主奸商份子孟紅、張文官等十一人清洗出去，並將竊取的款項全部追回。（高立山）

臨縣支援前綫中
發現的幾個問題

康緝熙

這次臨縣在動員民兵戰鬥隊、担架隊支援前綫中，發現了如下一些問題，現在我們只能把問題與初步意見介紹出來，要解決這些，還盼望大家共同研究。

（一）參戰担架隊讓地主及其他封建反動份子去是不妥當的。現在各村都改爲按階級、按富力徵用抗勤，因之，這次到陝西支援前綫抬担架，就有不少地主及其他封建反動份子被打發來參加了。全縣××人中，地主等成份即佔四分之一。七區橑櫻的十人，有地主六人，並且地主內還有漢奸。一區都督村初來的十二人，有地主九人。這些人的思想是很反動的，特別在今天消滅封建土地改革中，對我們非常仇視，叫他們到前綫擡救傷員、關心與愛護革命戰士是不可能的，相反的，隨時可以發生危險事情。因之，這次即發現七區一個地主逃命，今後支援前綫，中貧農前去最合適。至於地主及其他封建份子所欠抗勤工，可在內地區支付，如近處多抬、多代耕、或出錢僱人。要對羣衆教育解釋，並與他們按具體條件研究辦法。總之，要能很好的支援了前綫，又能合適的支付了他們的抗勤。

（二）民兵成份問題。這次全縣動員的××個民兵戰鬥隊，大部是中貧農，但是也有些思想與成份不好的人來頂數數，如七區龍局富農兩米貴，大家倒河炭時，他不倒也不担，摘的吃羣衆的韭，還偷小隊長飯。八區林家坪商人（也可能是封建富農），不是民兵，每天領升半米來頂數的。不請假，亂串，還叫別人也不請假，把很少的一點槍油擦自己的皮帶。六區索达塔呂老虎，當過偽人員，不屬班長領導，大家出操練武，他坐在床頭上，二腳担起抽紙煙，他小組會上硬不檢討。住在羣衆家裏，他不讓房東老太太用一小盆，偏叫人家燒的水，羣衆不滿。今年又叫出的一個是去冬參戰開小差，羣衆[illegible]，來要求回。[illegible]後，叫他們家裏賴上、出來吃上，思想落後，但不能增加前綫力量，相反起了不少壞作用。[illegible]這次對他們也進行過教育，有的還清洗出去，但增加了不少麻煩。因之，今後動員民兵戰鬥隊時，成份要純潔，封建反動份子、[illegible]人員、兵痞、流氓，絕不能讓參加民兵戰鬥隊，要一個一個將查，把成份好、思想較高、有戰鬥技術與經驗的選起來，以便隨時出動。

（三）民兵參戰後頂工，與幫助問題。這次參戰原計劃不頂工，因爲民兵比羣衆認識高，應爲羣衆服務，家裏太困難的幫助解決。後來感到目前民兵水平還低，每人與羣衆一樣徵服抗勤，且民兵多是中貧農，如不頂工也不合適，因之，今後不論担架隊與戰鬥隊，我們意見暫可一律頂工。頂工以後，家裏有困難的工就要扣除。更不應有其他要求，如這次七區楊家上王輔先十八天內，羣衆給了十二萬元，其他七八萬、三四萬的很不少，而且是幹部借給或自己提出要，這樣會增加羣衆負担，且易形成民兵的浪費。還是脫離羣衆的，應當克服。至於十分貧苦有切身困難者，可與羣衆研究，發動互借一點必要的衣、鞋、被等東西，以便出發。

（四）今後必須注意民兵戰鬥力的提高。這次參戰，民兵軍事技術與戰鬥經驗較差，檢驗不準，當埋不好，有一部份人根本甚至不會。如某次我利用有利地形，打了不少排子彈，但殺傷敵人很少。同時又缺乏事事，不相識，如其中有一個偷渡河的人，於是引了十餘人去追，[illegible]並受了人家[illegible]，甚危險。今後在任務外，應抓緊軍事教育方，政治教育，平時更應要對民兵、戰鬥隊、一般民兵和基本羣衆[illegible]，[illegible]支援前綫，提高[illegible]教育[illegible]各地[illegible]，[illegible]把戰鬥隊準備好[illegible]的認識。[illegible]時，中隊長可以[illegible]大隊長[illegible]動員，以準備迎接新的支援前綫任務。

劉鄧南下反攻大軍
解放廣濟再克固始

（新華社中原前線二十三日電）（遲到）劉鄧所部人民解放軍一部，十四日攻克鄂東之廣濟縣城，守敵胡風逃竄，[illegible]。（新華社中原前線二十五日電）人民解放軍某部於二十二日夜一舉再克固始縣城，殲蔣匪一部，俘四十餘名，繳長短槍百餘支，山砲彈一千發，子彈三萬發，糧食百餘石。按該城於七月二十四日為我首次攻克，其後曾主動撤出。

蘇北蔣後我軍
八月份獲空前勝利
斃傷俘敵萬餘

（新華社蘇中二十五日電）八月份是蘇北蔣後我軍獲空前勝利的一個月。綜合戰績如下：俘蔣匪少將韓非明、李鐵民、彭定一、楊企熙等四名，校官李懷德等十七名，斃傷俘敵官兵及「還鄉團」一九千九百六十餘及海軍官員十九名，繳獲各種砲六十六門、高射機槍兩挺、各式輕重機槍一百七十一挺、長短槍三千九百九十餘支、槍砲彈三十二萬餘發、美造二百五十噸登陸艇「合永」號一艘、汽船四艘、汽車二十四輛。

蘇北軍民已肩負起收復失地的偉大任務
——蘇北分社記者評八月份勝利——

（新華社蘇中廿五日電）蘇北分社記者頃就蘇北八月份勝利發表評論稱：八月份是蘇北蔣後空前大勝的一個月，斃傷生俘蔣匪數，等於上半年總數的一半，繳彈數則超過上半年。我軍民情緒空前振奮，九千五百餘翻身農民湧入了解放軍，放下武器的蔣軍逃（騎兵）達部亦有一千一百餘人，重回解放軍懷抱。邊沿區地武民兵廣泛出擊，支持群眾反「倒田」反抓丁，偽淮安、葉挺（雞城）兩縣邊民，十餘天內即收回田三千七百九十三畝，糧食六萬二千四百六十六斤。淮海區形勢亦有改觀，一向為敵我反復拉鋸的邊沿區，如三得三失的東海縣安峯山區，灌雲縣鹽河沿綫陸溝一帶，淮陰大興店一綫，在我猛烈出擊下，已逐漸為我完全控制。反覆盤踞孤立點綫之蔣匪，連日戒嚴，驚恐萬狀，指揮部亦調動失常，整四師、五十一師、四十四師、廿五師、孫逆良誠等部，均倉惶來往調防，結果僅重佔了解放軍曾已撤出的葉挺空城，但廣大農民包圍孤立據點的形勢，依然如舊。偽軍士兵厭戰，逃亡日益嚴重，僅淮（陰）沭（陽）公路沿綫，十六、十七兩日即逃亡土著匪偽六百餘人。記者繼稱：蘇北八月份勝利中特別有意義者，為黃海岸千餘民兵未費一槍一彈，以政治攻勢，繳獲蔣匪海軍登陸艇一「合永」號，由美帝國主義一手訓練出來之敵海軍艦長崔崇儀等十九人，厭戰思家，經民兵晝夜宣傳教育，即自動放下武器。該艦為直接助蔣內戰艦船之一，現已為蘇北解放軍海防部隊所有。記者又稱：運河西岸、洪澤湖南北淮南、淮北兩大解放區，八月份亦迭報捷傳。淮北廿八日於金鎖鎮附近殲敵兩個連，繳機槍八挺，淮南盱眙、鳳陽、嘉山間廣大農村，已為解放軍控制，羣眾性游擊戰爭現正在開展，[illegible]兩地解放軍正如兩把巨大銅鉗，威脅津浦南段，並與鄂豫皖劉鄧南下反攻大軍，遙相呼應。最後記者稱：蘇北八月份的巨大勝利，與全國大反攻的形勢不可分割，蘇北乃全國戰場南線之最左翼，蘇北八百萬軍民經過七個多月的苦鬥，堅持蔣後陣地，隨着整個戰局的轉變，以葉挺戰役為首，開始作反攻的嘗試，已肩負起蘇北蔣區收復失地擴大解放區的偉大任務。

蘇中解放軍
再克白駒鎮

（新華社蘇中二十五日電）蘇中解放軍某部於十六日上午三時再度攻克通（南通）榆（贛榆）公路東（台）鹽（城）段要地白駒鎮，全殲守敵蔣匪整編第四師一零二旅三零六團之一個連及一個排，共一百六十餘人，並擊潰由東台北援之敵四百餘，繳獲六零小砲兩門、輕機槍及湯姆遜槍十八挺、卡賓槍兩支、步槍百餘支。按該鎮曾於八月初為解放軍收復，同月二十日被敵重佔，此次又回到人民手中。

魯中地方武裝主動出擊
八月份殲敵三千四百

（新華社山東二十五日電）魯中各級地方武裝八月份主動出擊，捕捉「還鄉團」和小股蔣匪，共殲敵三千四百餘名，收復廣大地區，繳獲甚眾。月初，沂源（新設縣，在沂水北）地武民兵殲吳家、白峪、石門等地「還鄉團」、偽鄉公所等百餘人。中旬以後，各地即普遍展開剿滅「還鄉團」運動，十六日起三天內，收復蒙陰境內之陳陽等四區，全殲敵五十餘名。沂魯支隊配合沂源地方民兵，[illegible]殲該縣北部「還鄉團」兩個大隊和一個偽鄉公所，斃俘三百人。十七日，某河防隊等於瑞雞莊一帶殲「還鄉團」一百餘。下旬，魯中軍民復對龜縮於沂（泰）萊（蕪）蒙（陰）邊之殘餘「還鄉團」進行圍剿，先後在黃莊北師店以東地區殲其千餘。地方兵團並主動追擊各孤立據點間之蔣匪運輸聯絡部隊，某支隊八月一日在峯山後殲蔣匪六十餘，毀汽車五輛，繳獲大米萬餘斤。二十三日，該支隊一個排復於臨蒙公路上猛擊八十三師某部蔣匪，半小時內，斃傷敵營長以下百餘，繳獲子彈一部。總計八月份，我魯中軍民殲俘蔣匪正規部隊及「還鄉團」共三千四百八十五名，繳獲步槍七百八十支、輕機槍十挺、小砲五門、子彈二萬餘發、砲彈百箱，並解放被「還鄉團」抓去之群眾千餘人，奪回被搶掠之牛羊二千四百餘頭。對魯中全體軍民八月份堅持鬥爭，主動出擊，不斷獲勝，山東軍區司令部已傳令嘉獎。

收復新鎮雄縣之役
我殲蔣匪三千三百名

（新華社晉察冀二十五日電）晉察冀解放軍於此次收復新鎮、雄縣之役，殲敵十六軍九十四師及土著蔣偽匪達三千三百名。雄公佈戰果：殲敵二八一團二八二團各一個整營，團屬步砲連一、搜索排一及偽軍一部，計斃傷蔣偽營長以下一千七百餘人，俘副營長以下一千五百七十四名，繳獲步砲二門、迫擊砲二門、六零砲九門、戰防槍六挺、擲榴彈筒與擲彈筒共十八個、輕重機槍八十二挺、手提衝鋒槍二十七支、長短槍八百七十九支、各種槍砲彈十一萬一千餘發，戰馬一百三十四及其他軍用品甚多。

趙壽山將軍
熱望西北民主聯軍
在大反攻中為民立功

（新華社西北二十五日電）西北民主聯軍[illegible]解放軍南渡黃[illegible]健兒寄予[illegible]局戰鬥，再接[illegible]歷史教訓及其[illegible]為蔣賊圖謀的[illegible]面來。趙氏首[illegible]：「蔣賊於抗[illegible]「火燒胡蘆峪」的[illegible]奪，竟從原有[illegible]民國三十三年，復以「調虎離山」毒計，調我任豫西的第三集團軍總司令，而以蔣賊心腹張耀明來統率三十八軍，牽而該部死裏逃生，在孔從周將軍等率領下，在豫西起義，開入晉冀魯豫解放區，成立西北民主聯軍第卅八軍，與中共所領導的人民解放軍，攜手合作，並在日寇投降蔣賊發動內戰時，開赴自衛戰爭前線，參加上黨、平漢、豫南諸戰役。」至此，趙氏興奮地概括其親見該軍的壯大情形說：「當我路過晉冀魯豫時，目睹三十八軍在解放區軍民熱誠的愛護與幫助下，面目已煥然一新，部隊較前擴大了四倍，裝備亦已加強，且相當的學會了毛澤東的戰略戰術，部隊素質和戰鬥力大大提高，士氣極為旺盛。現又隨同南解放軍參加豫陝解放戰爭，並獲致輝煌戰果，今後將繼續與解放軍一道，為解放大西北與實現獨立民主自由幸福的新中國而奮鬥到底。」趙氏繼以沉痛心情，論及目前西北及其他地方軍如陝西之高桂滋、左世允等部及寧青四馬等部，或已被蔣賊消滅，或正在被消滅中的慘狀說：「高桂滋等部，都命唯謹，但其十七軍現已被消滅至僅餘一個團，軍權亦已落入蔣胡親信何文鼎之掌握，高本人僅享有「西安綏署副主任」的空頭名義。[illegible]（海）的四馬，更採取了「以夷制夷」陰謀毒辣辦法，如收買馬步芳打擊馬步[illegible]，把主席也給了馬步芳，最後逼去當「寓公」。寧夏馬鴻逵、馬鴻賓互視若仇敵，所以名為四馬，實則只剩[illegible]擴編時，青馬兩個騎兵師被編為一個[illegible]之三十六師雖也同[illegible]，却擴[illegible]團四個營。現在蔣胡又驅使寧青馬家[illegible]區，為蔣賊當內戰的犧牲品，今夏[illegible]的整八十一師遭西北解放軍殲[illegible]師部和旅部，殘存人員不足千餘名，成[illegible]兵。馬步芳的整八十二師也受重創，損[illegible]最後力稱：「歷史和事實說明非常清楚[illegible]民的軍隊，只有被消滅的前途，而面向[illegible]戰的軍隊，就有光明的前途。西北兩[illegible]驅使的地方軍，應趕快覺醒，要趕出西[illegible]方面來，還是救國家救人民也是救自己[illegible]

美帝瘋狂助蔣內戰
在台訓練蔣匪計劃積極進行中
蔣匪圖利用台灣青年當砲灰

（新華社陝北二十五日電）美國帝國主義在台灣訓練蔣軍之計劃正積極進行中，蔣匪企圖利用曾被日寇強迫服役的台灣青年充當砲灰。據塔斯社南京二十二日電引香港華商報台北消息稱：魏德邁代表團視察台灣基隆、高雄兩港及其他重要陸空軍基地後，大體表示「滿意」，該團已同意蔣介石關於在台灣積極訓練軍隊的建議，具體計劃業已擬就，即將付諸實施。據台灣警備司令部高級官員談稱：訓練將於今年十月開始，訓練範圍包括海陸空軍，第一批受訓者為年在二十至二十五歲之台灣青年二十萬，彼等多數曾服役於南洋作戰的日本特種海軍中。其他受訓者，有被稱為「陸軍[illegible]隊」的航空部隊員，彼等以前曾在海南島受過飛機駕駛訓練。陸空軍訓練由美國軍官及加入美國籍的日本專家擔任，海軍訓練則由日本教官進行。據來自高雄可靠消息稱：台灣南部將充作訓練軍隊的基地，指揮訓練軍隊的總部將移往台南。據該報另一消息稱：台灣來人談：（蔣）政府因蘇北軍事失利，決定將整編二十一師自台灣調往蘇北，而由青年軍二零五、二零一、二零三三個師接防，現命令已下，一俟九月底青年軍抵達後，整編二十一師即行運送。據信，「接防」的青年軍三個師，亦係接受美式訓練及裝備者。

蔣美又將成立賣國協定
蔣匪以接受美監督為條件
換得美在「救濟」名義下援其內戰

（新華社陝北二十五日電）蔣匪以接受美國監督為條件，換得美國在「救濟」名義下援助其內戰軍事與經濟需要的所謂「美國對華（蔣）『救濟』物資協定」，即將成立。據二十四日中央社南京電透露：該賣國協定由蔣外交部及美大使館於日前商討，已達[illegible]

蔣區拾零

[illegible]

冀魯豫粵桂籍解放軍官
致電兩廣縱隊祝賀

（新華社晉冀魯豫[illegible]）[illegible]

副刊

毛主席的老百姓

劉洪

一、毛主席的老百姓

史老漢接受了人民解放軍給他的任務之後，即向延安城裏去了。

蔣介石、胡宗南軍隊的鐵蹄，在聖潔的延安的土地上畫一幅悲慘的圖畫。這圖畫史老漢看得清楚，延安北門外大片菜地，如今長滿了黃蒿。舊城內野草叢生，沒有人影。往日繁華的新市場，現在除去匪軍以外，只有很少的幾家鋪子在營業，也只有稀少的幾個穿老百姓衣服的人在街上走。

史老漢在圍住鐵絲網和挖滿壕溝的街上走，一個蔣軍司務長見他籃裏的青菜便問：「多少錢一斤？」老漢說：「你看着給吧！」司務長拿過菜去，邊走邊說：「你等着，我回去拿錢來給你。」老漢知道是謊話，轉身走自己的路。

晚上，將黑。史老漢取出傳單來，邊走邊撒，直撒到廟附近，「幹什麼的？」崗哨上問。

「老百姓！」他沉着地答。

哨兵查過他的「良民證」後，問：「那裏去了？」他說：「到這前面借點米！」即被放過了鐵網。

走過幾十丈遠，他扭過頭望了望。然後，高傲而自言自語地說：「哼！我！不是你們的老百姓，我是毛主席的老百姓！」

二、死的回答

夜裏，部隊來到佛道峪村。

青年農民楊來有，熱情地和戰士們握手，並對炊事員說：「快煮一鍋黃米飯，給咱的軍隊吃好些！」吩咐罷了，即到兩里外去放馬哨了。

飯後，我軍轉移了。接着，來了蔣介石軍。楊來有向村的北面跑，但村的四面被敵人包圍了。敵人逼近他，一聲：「站住！」刺刀對準了胸口。

敵人將他拉到院裏，蔣軍營長裝一幅笑臉問：「你哥哥是村裏的幹部嗎？」答：「是！又怎樣了？」營長拍他的肩說：「我們請你哥哥當鄉長！」他頭一擺說：「他不當你們的鄉長！」營長臉一沉，惡狠狠地打他幾耳光，大喝：「你說！你哥在那裏？」他答：「你去問他！」

營長命令兇手們：「給他上硬的！」四個人剝光他的衣服，鞭子在身上不停地抽，打到昏死過去。潑了一盆冷水，一會又活過來。兇手問：「他在那裏？」他呻吟着說：「你去問他！」

劊子手們想征服這青年農民，將他吊在屋梗上，點起火把來燒，燒到皮焦肉爛。快斷氣的時候，兇手們着急地問：「你說呀！他在那裏？」他斷斷續續說：「你——去——問——他！」說罷，光榮的死去了。

三、人民解放軍的母親

我軍在安樂廈家廟村行軍的時候，迎面遭遇了敵人。這時，文書和司務長同部隊隔離了聯系。匪徒們拼命地追他們，文書和司務長也不顧死活地跑。跑到村裏，已經累的跑不動了。他們走進一個白髮蒼蒼的老太太家，向她說：「老人家！敵人追來了，快藏我們吧！」老太太急忙取出兩套衣服來，叫他們換下軍衣。剛換完，匪徒們來到了，不問青紅皂白，抓定他們。

她表示親暱地說：「老總！這是我的兒子，你們可不要拉走了！」「你的兒子？真的嗎？」蔣軍不相信地說。「老總！真的，兒子沒有假的呀！」她笑着說，蔣軍便放開了他們。

可是，蔣軍就住在她家裏，監視着他們的每一步路。

第二天，太陽升起的時候，老太太向他們說：「麥子熟透啦，不割不行啊！快把麥子割回來，給老總們吃上一頓好麵！」說着，把鐮刀和繩子交給他們。

「對啊！中央軍來啦，咱該盡盡力啊！」司務長一邊取鐮刀一邊說。

老太太又向蔣軍說：「我娃割麥子去了，你們不要攔擋他們！」

敵人信以為真，沒有阻擋。

吃早飯了，蔣軍不見他們回來，問她：「怎麼不回來了？不是你的兒子吧！」

「真是我的兒子，不信咱們到山上去看！」

到山上來看，地裏丟下兩綑麥子和鐮刀。蔣軍問：「那裏去了？」

老太太平靜地說：「嗐！年青人膽小，怕拉他們當兵，嚇的跑了！」

介紹幾種樹葉的吃法

洋桃柳葉又名洋桃葉（各地山上都有），柳樹葉、榛樹葉、榆葉、杏葉等都是防災渡荒的好食品，因這些樹葉大都含有毒素，故須進行割製，否則就會中毒而遍身浮腫甚至還有性命之危險。

割製法：先將這些樹葉在開水鍋內煮上一刻鐘左右，鋪攤在平地上（約兩寸多厚），再用黃土合成的泥，往上泥上一寸多厚，泥上再放上葉，葉上再換上泥（重疊多少層都可以），這樣過上一天兩夜，或兩天一夜（時間長了會漚壞）以後，取出用淨水淘洗乾淨，然後保存起來，甚時想吃，取上點用熱水泡開放在鍋內就可吃，或走曬成麵保存，吃時合上榆皮麵可以做窩窩乾饃，這樣既能當飯又能當菜。

（登閣）

鄭永瑞釘鞋

韓鴻濤　瑞珍

鄭永瑞才十八歲，交城鄭村人。去年九月解放過來，現在「趙宗莊」七連當戰士。他從小家裏窮，學會了釘鞋。今年邊區財經困難，他響應上級克服困難的號召，給大家釘了許多鞋子，「鄭永瑞運動」就提出了。

這個運動提出以後，三連炊事員張來有說：「咱們是人民的隊伍，就要為人民服務，照顧人。我別的本事沒有，我當老百姓時，鄰家是個釘鞋的，我經常到他家去釘自己的鞋，因此學會了一點手藝。」

一排戰士畢二壘也說：「今年公家發四雙鞋子不夠穿，如果補補釘釘就夠穿了。人常說：『[illegible]一月，補釘又一月。』每雙可穿三個月，一年四雙鞋就不成問題。我雖釘的不好，也能將就，保證全排的鞋我負責釘。」

他們利用空閒時間，給全連同志釘鞋子，班排減少了他們的公差勤務。這裏也幫助他們解決了困難。部隊到這山裏活動的時候，公家買不到麻繩，同志們就到處拾老鄉不要的爛鞋，拆好繩子，送給他們釘鞋，現在他們已釘了七十多雙了。

鄭永瑞自己呢，三個月中，給本連和別連及老鄉釘的鞋，也有了七十多雙，起了克服困難的帶頭作用。在小組戰鬥中，又抓了俘虜繳了槍。七連的戰士們都提出：「鄭永瑞是我們克服困難的一面旗，我們要向他來學習，給他記上串等功吧！」鄭永瑞就上了光榮的功勞簿。

段亭又回來了

馬青

我們到滕會村宿營，到了目的地，大家很疲勞，天又下着細雨，大家就睡了覺。解放戰士段亭心裏好像有什麼解不開的疙瘩，睡到半夜裏就找不見他了。於是你一言我一語：「他是個傻丁，到敵佔區有什麼辦法？」「段亭還幾天不高興，思想上有疙瘩，咱們沒幫助解釋。」

第二天因爲換裝，決定休息一天，想不到段亭又回來了，送他來的民兵說：「這個同志開小差，走了又後悔，我送回來，請你們別處分他。」大家就給他解釋，領導上也沒過分說他，這次[illegible]很賣力。開學以後，大家都在檢討自己的思想，段亭說出了他的心裏話，幾乎掉出淚來：「我家裏很苦，我十五歲給我村地主白玉兒攬工，閻錫山在我村（陽曲東社村）編組抓兵，硬要我走，不當兵就得出石五糧食，白玉兒有錢有勢，他說替我出了，不知出了多少糧食，說是救下我了，我又更賣力給人家勞動了十幾個月，一個錢也沒拿下，父親和兄弟常餓肚子。不給人家幹吧，又怕白玉兒出壞主意，直到三[illegible]年臘月二十七晚上，被六一軍抓住當了勾子軍，那時我心裏可亂難受！」他停了一會說：「今年四月，我在文水北胡家堡，叫咱們解放過來了。這次到教導隊學習，又怕解放軍殺，因爲我在部隊裏犯過一次群眾紀律（吃過老鄉的杏乾）。勾子軍常說：『八路軍叫俘虜們[illegible]，就是要暗殺俘虜。』另外我家裏又不知怎樣了，一天價想着，就開了小差！」

「開小差的那天晚上，下着雨，跑迷路了，一夜，才走了十里地，就有些後悔：回家吧，又怕勾子軍抓住，回隊吧，又怕受處分。就決心找個受苦的地方，給人家打忙工，一連問了三家，都不要，說我沒證明。我氣極了，一個人跑上了大山，想着想着就哭開了，肚子餓得不行，後來又想到解放軍對我不錯，不會殺我吧！解放軍又是窮人，一定照顧我，這樣才下決心回隊。下了山，碰見老鄉，說消了自己的不對，老鄉說讓我回村裏吃飯去，我更感動了，怕誤了[illegible]，就硬叫民兵把我送回縣會，我着了隊伍。」最後他說：「我這算把思想搞通了！我決心好好學習，消滅了閻錫山，我的家才有辦法！」

悼馬玉珍同志

谷肖

馬玉珍同志四川人，現年二十八歲，她父母因家境貧苦，無法維持生活，在她小的時候，就把她賣給人家作童養媳，飽受虐待，嘗盡了很多痛苦。

一九三三年紅軍入川，她的家鄉掀起土地革命，她爲了掙脫牛馬生活，逃出家庭，參加了革命。一九三四年隨紅四方面軍長征抵延安後，任看護工作，後與紅軍軍人謝江廷同志結婚，偕謝往新疆治病。四二年與留新許多同志一起被盛賊世才逮捕入獄，飽受四年鐵窗生活，於去年夏獲釋回延，去年冬偕同志由延來興縣，住後勤部。不幸於八月十日因生產逝世。

馬玉珍同志一貫吃苦耐勞，她是一個小腳婦女，但在長征時終日隨軍步行，不但從未掉隊，而且還幫助公家背運糧食、東西；在生活中省吃儉用，經常勞作，不肯休息，保持和發揚勞動婦女的本性。

馬玉珍同志，對同志很熱情，能互助，自己很省儉，而對幫助同志則很慷慨。幫同志們織毛衣、做針線，以及其他生活中的事情。在新疆坐獄時，她帶着兩個孩子，又要招護她雙目不明的丈夫，夠苦了；但她還要擠時間幫助別的同志做活。來到後勤依然如此，從不肯多休息一會。

謝江廷同志，在三七年與日寇在朔縣打戰時，負傷，失明殘廢了。而玉珍同志從未嫌棄她的丈夫，而是基於革命同志戰友的熱愛，在生活上給他很大幫助，精神上給了他很大安慰，特別在監獄生活中，對謝同志幫助更大。

馬玉珍同志對黨是很忠實的，在新疆監獄受反革命慘酷時，她的立場很堅定，同特務刑人問她是否相信共產主義，並無恥的誣蔑我黨一破壞抗日」，復以相信共產主義就要殺頭相威脅。玉珍同志毫不猶豫地回答：「願拋撤家，我也要相信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共產黨就是好！」她毅然明確的表明了堅定的階級立場。在長期監獄生活中，在痛苦與損殘的歲月中，她對於敵人的威逼和誘，從未表示過動搖。

馬玉珍同志這種對己克苦耐勞，對人誠懇互助的精神，對黨忠實與堅定不移的立場，值得我們學習。

她還年輕力強，剛從敵人虎口逃出，回到自己家裏不到一年，竟與我們永別了，令人痛惜！想起雙目失明的謝江廷同志和遺留下的兩個年幼子女，更增加了我們的悲痛！但是革命的大家庭，對光榮負傷的謝同志及其子女，是能夠保護他們安全生活和撫養成長的，玉珍同志，安息吧！

[姐己女]詭計霸地

任有潤　張理

米家莊惡霸富農任述禹的女人，[illegible]的手腕非常毒辣，她見任二保家少吃沒喝，便假裝起一副慈善的面孔說道：「二保哥，看你娃娃餓的一大攤，難道看他成個餓殍子，怎地不向人們家借兩塊，能好給買斷一點吃食呢？」二保因生活無法維持，就向她家借了三十元，加上三元立契錢，寫成三十三元，寫明月利五分，十一月一滿，周期償還不起，將住房作抵。以後滾利滾成一百一十一元，任述禹來了，不問青紅，就鎖了房門，任二保弟兄四人再三哀求無效，結果全家痛哭一場。「姐己女」又唆使白臉奸臣地主狗腿任月倫出面保家活動，任月倫一見二保便裝虎康的說道：「好孩子，叔叔我勸你句實話，你趕快把地給人家寫一段了吧！要不然叫人家利上加利你家全部財產都給拔走哩了！」二保便忍痛把一畝二分上等好水地寫給人家了。

一毛錢

——戰士訴苦片斷——

我給地主打了三天短工，過了半月，地主也不給錢，我就去要，地主說：「我早知道你做了三天活，你當着我要錢，好！你爹以前借過我一毛錢，到現在八年了，按照分利算，連本帶利該有多少！你還得給我再做幾天才行。」我要和他去打官司，地主說：「打就打，拿錢賣死你。」一氣的我半天說不出一句話。

郭雯龍

䈎亭同志治喪委員會啟事 [illegible]